



雲黃集

文  
貳拾



雲黃集卷六十一

穆陵傅國鼎卿著

文

辛未

王父清毅先生述

聞之禮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以吾祖學醇行醇粹然足以襄考亭新建之觴

接鄒泗絕緒而第以位卑門寒當年既  
移名根為一切皆有心不斲乎聞後人又  
以貧且賤迫饑凍無暇時不能有餘力發  
皇先人幽芳以聞亦識境額。域內知不  
足窺大儒高下淺深之際第痛旁魄其大  
都曰於史道學儒林卓行兼之耳不知聞  
所當聞嗚呼余之罪也夫記余有知猶及  
見公遺編十二卷亟欲梓傳之而力不能

辦以族異日藏笥中萬曆壬子冬為盜所  
誤負以去遂使大賢遺跡泯焉嗚呼余之  
罪也夫有言其副尚在安定安定其傳經  
地也彼土士紳至今猶拱璧奉之遠在三  
千里外不能往購取心闕然長懷然猶記  
其大者公之學額主力行力行額主喻義  
謂新建自詭致知為乍獲窮子之如意者  
即考亭亦何嘗不言致知即新建為自致

其良知考亭為窮理以致其知其實致良知即  
是窮理窮理所致之知即致此良知也獨考亭為  
導下學者入門新建則直揭入門以淺境地頓漸  
止有先後無殊歸宿故考亭似淺而實正蓋能  
為新建而不為新建新建似深而實偏蓋有意  
異考亭而不能異考亭也即居敬主靜之各自為  
宗亦復如是敬者存吾心也主靜省此心  
耳存心而不省心尚存耶即考亭新建

所言致知淺深少殊亦止是明心耳要之  
皆是盡心之體也未及心之用心之體大  
都人能為空言以自名學者至以其生平行  
事實其所自名學未盡合也故非心之用  
無以見心非考之力行無以見心之用非  
力行一如其言無以見真儒而行之動乎  
義動乎利間不容髮統辨之不精且力則  
其行不醇學格非真矣如子雲之仕莽中

立之應京畢竟於義利之闕辨之不精且  
力有絀身伸道一念橫胸夫身與道豈有  
兩哉以是質道學諸君子大賢聖固不敢  
隱度論稍下而徒有其名其實無稍之內媿  
乎心外媿于人者少也故道學先生往往  
為天下射招夫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離  
道無人矣蓋吾人之事功之文章之節義  
之吏之隱之九流百家疇非道也耶猶之

水也遇境成形境萬也狀萬也人因而為  
之名亦萬也其為水一耳就中論指一山  
之澗一園之沼而主名曰水者外天下之  
水為非水者是道學先生之自名曰道也  
此名一立於是起而趨之者半起而致之  
者亦半此以水與水自域也則名道者莫  
猶有名心也是亦道學之過也吾以為不  
必然觀水者亦直就其潤物之用測水之

際而盡矣此其不欲自名學而獨粹然為  
真學無名之大指也其於經術則歷衡漢  
唐宋元諸傳統綜以當代諸儒以窮有已  
隨體黜聰澄心冥契以體無要求其自然  
之是不暖姝一先生亦不先橫一已意宋  
是即不必嫌同以護漢是即不必嫌異  
以特宋即古今俱非是而且見獨之解真然  
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者亦自不嫌遺千  
亭皆不免有意

**明**

古有矧千古無謂考高矯漢唐新建矯者  
儒緣想多自制舉亦不能盡無意覺聖經  
之受障於牽率支離諸傳疏者至公始然  
然一醒楚望之夢如睹面相證淺不著俗  
深不著禪矣其篇有語錄上下說書說經  
史評文評詩評子評政略禮略食略兵略  
一切修齊治平竅鑰略備整皆可按而

行也其廩大節則略具之其去官聞之  
先子王父幼從大王父趙州學官年十八  
歸論秀里中遂舉與等授錄每試輒高等  
與邑馮君惟訥張君邦彥遲君鳳翔四人  
迭伯仲不下邑號四傑遲故襄人子也且  
孱以女女公長君甚望也兩人既齊各又見  
女姻相與尤歡密已其三人皆先後身進  
士為大官公卒以明經司訓陝平涼之郡

學居官九年於儒曹聲且取且擢縣矣會  
遲以觀察使治兵平涼行部且至先風流  
守語公無郊迎無延見也軍常以不意出  
過省密坐乃守故問語公即觀察語如此  
然不可以不一出郊迎當自執禮愈恭  
必且得其權矣且語且賀之且屬以間  
平涼守相善也公念與遲往親密如彼今  
一旦上下分懸遲以獨謁見殊寵守以



謂見殊遇總緣此微細雞肋耳壽春狂奴  
尚不欲以卒生故人一詘節萬乘之主而  
我借見女子陰耶今元亮愧死夫卿以其  
日跨兩三楚竟是驢從一二老蒼頭學家  
歸道蕭關題正體其成有不送不迎無底事  
何思何慮一仙人之句過奉高以便陟金  
輿徘徊觀明堂故址登天柱絕頂題後歸  
去來辭於萬仞壁上其辭曰歸去來兮  
區

區勳肋已嘗之今遇何身屯官何尊卑颺  
颺空雲矣何有兮南北東西飄風花天  
何有兮飛落高低如斯而已矣行何慕而  
祈使止何尤而憾尼歸去來兮今吾不知  
其若為是昨吾不知其若為非若為意猶言何以唐  
詩教妾若為容言何以為容意可見偶乘興而往兮興盡而  
歸歷岐周而問腥跡兮哀荒塚之纍人彼  
彌天而盡然兮何一日之足歸經終南而

四眺兮笑捷徑之足耻何騎龍而弄鳳兮

規塵途之敞疑望三峰華山而縱轡兮惟五

指巨靈掌在三峯之儼然晞蒼龍華山上

之抱石馬明星玉女祠下有石馬數明星之倚

玉蓮華山名久低徊而不去思一茅於其巔

酌玉漿舍神霧稱明星之澹々洗九載之

塵顏柰信笑而非吾土僕夫告余以薄旋

過宋京而夷猶尋良嶽於荒丘鳳池龍峽

兮未黍油々萬松三秀兮鬢鬢甌窶玉案

兮瓜場蓬壺兮牧隄八仙何往兮遊肯來

遊唯餘卿雲之萬態兮叫鴈啼狐尚依約

當日之悲秋益余心之冷然兮欲長勸兮

焉求宋良嶽有鳳池龍峽萬松嶺三秀亭

玉京獨秀峰蓬壺堂八仙館卿雲萬態歸去來兮東泰之北有廬一區兮可遊

可息有田一項兮可稼可穡春可以風兮

秋可以月夏可以雨兮冬可以雪洋之水

清兮冽可釣可沿胸之山翠兮潔可薇可

蔽歸去來兮東泰之東海天一色兮青蒼

萬重六龍出入兮于以觀之金支翠幢三

躡龍躡氣躡鹿盧躡往來兮于以要之翔

天駕虹拾月兮瀛洲之島餐玉兮蓬萊之

官指樓臺車馬之紛忽然而萬變兮何

去何從歸去來兮東泰之南嶧山兮琢鏤

沂水兮蔚藍放虎牙兮狎奇鷄之頭有

九珥骨母兮觀似神而非者三登妙高之

森兮兮掬中灑之湛兮臨良常而遠望兮

撫二茅之兮駭唯我與爾有是兮羗茲世

之何愁茅固茅裏皆盈第中歲歸去來兮

東泰之西天門瀑水兮游龍吐日玉符朗

兮兮孤月街霓憇三宮兮餐九莖名有翻

兮見來蘇之雲旗風吾枕兮白鶴救吾齒

兮黃龍之池嘗試衰白雲之清華兮披明

月之幽霏悵七十二君之誰在兮見八絃

之微微泰山盤道有大天門小天門瀑水

宮空洞之天多芝草唐玄宗東封至來蘇

山即泰山朗公谷朗公峯一名寶月白雲

時寒暑而不出兮倒一壺於家園菊有芳

兮蘭有秀烟中淺兮雨中深映秋水兮紅

衣翠翠蓋酒晴雪兮青松綠筠倚牕兮半醒

半醉隨意兮短吟長吟援筆兮或真或草

無弦之素琴渴飲兮井之華饑餐兮水之

藟新嘗魚子鮭佐鱉裙吐對夏涼負簞登

溫而或西疇小出良辰孤往花外晴遊山

陰夜訪或馬或驢或車或杖或極巖壑或

盤夷起或席幽石或藉宿莽或散麗矚於

金碧之宮或寫憑吊於磨甍之壤或搜隱

跡兮鐵鑠或題短篇兮銀榜或以泉清而

...

久留或以林深而狂賞或窮歡於桃李之  
灼或興悲於薰葭之蒼或沽酒於帘  
肆花村或就宿於山僧野史話田庚兮兩  
晴偕樵翁兮上下遺斯世之漢秦愁寒山  
之惚恍若其庭羅千馬坐擁百城几席四  
海指掌列星赤鳥乍現紫鱗入乘風霜噴  
薄雲月晦明蛟龍兮蟠攫鳳凰兮飛驚  
於是組以三蜀之錦飮以五侯之鱠抗俎

兮對通明水兮玄清左黎丘之鼓兮石叟  
玉之鍾倚紫雲之杳杳兮看湘靈之數峰  
拊石鳴球鼓簧吹笙雄虹帶天群葩曜厥  
卷舒萬古出入千重臨虛無而高視哂蓬壺  
之二成弄乾坤兮一丸點日月之雙睛變  
眩百恠兮紛烟億靈忽不知世之有我而  
我之有形凡有皆累又焉用名歸去來兮  
天地之忽動乎無有兮已多矣已安矣而

况乎天地之中自世味中人中下無論即  
聖門高弟猶不免紛華靡麗之見與夫子  
之道交戰而久不決且機適行可乘風破  
浪幾一自見其所學恐賢者亦不能無動  
而公能毅然去不接浙此其去就之際何  
如也辭故傲淵明然其詣境深遠矣公家  
故貧比歸益不復問家益落至不能鳩  
鳩諸子先子以故挺身赤出僑仰天蘭若

矣公殊怡然有以自樂也一切屏絕世故  
著書默坐之餘時放意於山水間或至旬  
月不歸邑大夫時有高其行來造者皆辭  
以不在顧頗嗜酒陝門生周監來督學事  
奉百金為壽即盡以送酒家市易皆以成  
數糶賣即縮其餘直數自予少糶買即盈  
其餘直數予人多有讐於公者直祇一而  
偽云十公即予之十即祇苦而偽云功公

即信之功即莫價已必額外私遺之亦不  
頌語其人故為弗識一二者令得私身以  
去其人類私自喜聞者皆以為公癡有所  
親入室而盜其有以去公實瞞知之佯不  
見亦終不言無寒暑風雨必肅衣冠匡坐  
如對神明即卒自皇急有他變步履未嘗失尺寸  
嘗過市思次遇大風吹帽去公凝然立徐呼  
兒即風中追取帽嘗有嚴空雲土著靴見

之靴有蠟螫其足足墮今言笑自如客  
去徐步入如故已呼兒脫靴有酒人駒而  
謀其門諸子怒欲毆之公畧弗誰何視其  
倦而卧密枕之以麪其人醒而忘其嘗公  
門也顧喜其何徒得麪人為語之故其人  
大慙譏公無狀公謙不知曰爾初未嘗嘗  
我我亦未嘗枕爾麪也有以暴田告者曰  
蹊田奪牛固甚牽着涼處亦未免有心不

如任之平涼之地震以夜城中殿殿者至  
三千五百人滿城皆驚號聲動天地公  
方中酒適覺卒不意地震以為盜也起  
距戶戶動屋亦動知非盜徐整衣携家人  
出出未卒屋壞猶入先師殿雅拜且舉家  
客此死矣敢辭先子在焉竟以殿庇得免  
遲明城中墟矣正一先師殿與漢壽祠篇  
然耳不喜妓足跡未嘗一近乎康遊歷下

也有同舍生給入妓院即從外鎖閉去公  
亦說不入妓室露坐徹曙遂與其人絕嘗  
曰令與妓交而有身是此自息遂落風塵也  
至今長老猶誦其語以為教戒子弟優游  
田間者三十年歲時臙臘諸子婦洎諸孫  
曾玄男女內外不下百人羅拜膝前有携  
有嬰累之濟之人以次奏酒炙為壽公與  
王母鶴髮飄蕭在上為人盡一觴儼一



華胥譜矣此皆先子所及見其大都可述  
者也居以讐其所持力行喻義宗旨有分  
銖不相應者否以萬曆丁亥十二月朔日  
談笑而逝以其明年戊子十二月葬于城  
西南祖兆大王父之墓次公瘞纂庶惺惺  
巾短服形貌甚古中涵淵浩外示空同居  
恒於接構細故望若無懷各天者當利害  
出處大故屹然山立水止不爽一介乃爾

尤有... 識名能知人其在平涼也周監方  
為郡諸生年少長... 無家公一見異之曰  
進士也延之署... 使先子受學焉未幾果  
舉陝西第一入第嘉靖癸丑進士官都御  
史周去則益生學易者初受廩贄公拜  
起無一物手探東良文鹿殺出一故衫則  
其毋所脫也公為惓然却去數視之曰進  
士也復延之齋中使先子受學焉未幾果

又奉陝西之第七人第嘉靖乙丑進士官  
方伯又生曹維新以事奉學使者檄當朴  
公初以怒見之徐視忽洒然曰是生也且  
貴驛之已又以事奉學使者檄當朴公益  
以怒見之曰何不悛也已又曰必貴又驛  
之如是者三後果舉於鄉官戶部郎中每  
品士無不奇驗或以文或不文以文尤厚  
過士之貧者月俸入輒以周貧不取贏九  
年中多所作育平涼鄙塞上絃誦寥焉制  
科故落公相次延塾客兩人皆連取高  
第去比公歸迄今已七十年平涼制科又  
絕響矣故平涼士相傳平涼之廣文公以  
前無如公者公以後亦無如公者也韓襄  
王以其官偪仄學舍學孺多棄地無所  
用私遺公千金請學孺拓官術院道緒皆  
是王公獨率諸生持之曰必以地畀王者

且引童伏

闕王以是竟公任不敢復言請地公歸無何而  
學孺竟入王矣平涼士以是尤思之每學  
使至輒舉公應名宦祀累覆至天啓丁  
卯其學使錢公天錫始俞諸生請為木主  
祀之學宮之別室為之贊曰行成坊表學  
有淵源語課如新衍鄒魯之正派遺訓未  
泯垂苑李之餘芬事久論定宜祀以風  
然豈然天未事胸人無從知也其在胸人  
士亦自公沒後每學使至輒舉公應鄉賢  
祀亦累覆至天啓丁卯始奉學使者項公  
夢原檄祀公學宮之別室其項公之贊公  
亦曰學問淵源對東魯之峻望操行山岳  
煥西土之師模言可法行可傳先民復起  
出萃處表芳骨不磨生既懋德不必  
懋官沒則重人因以重祀此懸隔四千里之

遠又徃百年所而同膺奉嘗於一日且兩  
公登

朝又皆在余歸田後南山射獵且不免醉尉  
溺罵况霄漢新貴音塵杳絕兩公蓋初不  
知公之為余祖而余之尚在人間也秉夷  
之良以久益真固自不期會而同乃時日  
亦不灼而同則神矣闕義奈移室駒令嘆  
異久之始忻然有桐鄉之慕顏其祀曰闕

西夫子子厚之表其父曰不敢稱道先德  
國何敢以卮詞如吾祖恨生晚不及身悉  
公之言行遺編闕逸傳聞萬不能一謹最  
其崖略以貽信史當代有如此大儒紀道  
統者當誰屬如以名位不副佚之是真儒  
竟晦也史尚可信哉當先生之祀於社也  
胸令張公于京家漢中尤極生卒慕嚮頗  
善書為字善其主曰清毅先生嗚呼盡之

然惜其出胸令也公諱應兆字廷聘別號南溪故所著書曰南溪集

雲黃集卷六十一終

雲黃集卷六十一

穆陵傅國典知者

傅子脩先生墓誌銘

傳其姓也汝礪其名也子脩其字也金吾其別號也青之臨胸其里也處士達有隱行喜施予者其大王父也明經司訓趙州鉅野王傳增其王父也明經司訓陝西之

平涼坳五十季而平涼祀之名宦胸人祀  
之鄉賢清毅先生應兆其父也龍泉之馬  
其大王母也晏弱之孫其王母也沂山之  
王其母也舅仲四人處士世望其伯茂才  
汝楫其仲茂才累贈奉政大夫戶部雲南  
清吏司郎中余父諱汝祚其叔先生其季  
也平涼之學舍其所生也早舉茂才晚改  
禮部儒士其爵也初居城南之季召村已  
渡其水而東考槃沂山之下峪余嘗題之  
曰亂山深自鎖幽谷靜生香且天氣春三月  
人家水一方者其隱處也其言曰人生自  
有定分不必富貴不富貴但有田粗可給  
饘粥有宅粗可蔽風雨有驢馬粗可代跋  
涉有奴僕粗可任使令有山水竹樹在凡  
案間粗可供盤遊吟嘯之適濁酒一壺紅  
累一具麻茂蔭席平沙陶然未夕以醉飽

眉山氏之所謂取之無禁示用之不竭者似  
亦可自了一生矣何必過爲分外之營哉  
其志也清毅先生無懷葛天<sub>之</sub>民也官平  
涼九月俸曾不能糞鹽以高筑不肯折  
腰權貴騎驢徑歸典衣餬口力不能鳴鳩  
諸子當先生之蚤季析箸盡赤立耳旣遊  
庠稍從諸父執假貫以時積右觀齷陳椽  
其間浸有田數畝已益至百畝末季乃數

桑柘匝村畜騎滿野頗不憂衣食於  
奔走課諸子以鄧伯華之藝或能自立克  
家做香山故事與里中諸老相結老人杜  
分日適主隨家釀山蔬傾倒盡歡恒至上  
夜開始罷不交遊異已不與人世緩急事  
其事也爲人儒緩有度外若淡然而內深  
井井善記往事上下稚耆六七十季聞耳  
目所聞行故好惡人臧否米鹽骹骸道之

刺刺如一日衡量報施錙銖不爽對人辭  
氣從容以理自勝其行也嘉靖丁巳之五  
月迄崇禎庚午之三月其生卒也甲子四  
百四十有四其季也王其配也李其繼配  
也團禮部儒士初名維屏娶張田處士初  
名維綱娶李園茂才娶王固處士初名維  
邦娶李園茂才娶張其子也適張瑄相帝  
簡潘雲翼一幼在室者其女也團之曰宿  
茂才娶孫曰箕娶劉田之曰參娶張曰井  
娶馮園之曰德曰鉞未聘曰尾娶宗園之  
曰軫娶張曰辰未聘曰婁娶子園之曰璧  
未聘其孫也團之適賈廷俊田之適高節  
李敏事園之適張琬園之適張祚胤者其  
孫女也田之景瞻景幹景介景察其曾孫  
也其卒之十月朔其葬日也下峪之乾有  
松槌槌其葬所也謀歛之窆以貽諸後者



團也最其梗而爲之銘者從于國也  
銘曰語有之有志竟成無鉅細也季父之旨  
命不富不貴隨分隨緣閒閒泄泄所自適  
者已饒而取于世者良易卒如其言消搖  
一世蓋少遊裁足之解而公理自娛之致  
也無譽無毀不爲人羨亦不爲人憐淺言  
之剛士而隱深言之剛有道而寄也我銘  
以昭之恃求者可憇也

處士張翁國思洎配蘇孺人墓表

當余之壯而從先大夫遊學靈門也土人  
孫氏則一常夢有旌蓋傳呼而抵其家者  
則余也因以女字余比婚失之則余已勝  
冠列諸生矣記復議其土郭氏女有成言  
矣其父稍持之要以聘錢五緡余以貧不  
能且實之萬曆乙未五月事也其又明季  
丁酉而余以孝薦高等舉矣此女子聞之

切恨其父甚一夕自經死當議郭後記又  
議廣饒一女忘其姓矣其母亦已謝諾其  
父與媒者竊議曰吾知是生也貧無以為  
家將何所置吾女余以是又實不議比丁  
酉秋其女遙見里中舉旌賀余者輒不勝  
頓足恨亦死此兩女子皆竟未適人以死  
也君之女余也則以乙未秋君故有女六  
人其五人者有已適人死有未適人死者

先後不在獨季尚幼在室君與蘇孺人愛  
賢之相攸不輒字君家邑北郭日往來飲  
縣市中往數從群兒中窺余私異之屬聞  
余方卜婚已偃蹇數氏女也私與蘇孺人  
計曰得婿矣介所親以其意乘間薦之先  
大夫云人皆薄傅生貧吾不薄傅生貧也  
傅生豈長貧者郎長貧者願其人亦貧足  
依也柰何令吾女得當之女媿而觀且可

於是先大夫忻然與約吉而卒孫之婚者  
張矣是為張宜人以丙申之二月柔日歸  
余歸余而四壁枵然無一物一土銜塵積  
其上可掬也則君與蘇逋相問遺擔負相  
屬無虛日席為門門內外草蒿穰穰無一  
五尺可呼應者余復讀書他所不時歸卽  
宜人影相吊矣提甕操作又弱不任則君  
以諸幼孫逋相更僕無虛晷雖無何計偕  
猶有富貴之形狀中間以幽憂不克對公  
車者又十餘年余既蕭條高寄遊千古上  
不問家人生事宜人又好清靜唯簾閣焚  
香倚蒼摩他不暇家事所以代余職家內  
外者則唯君與蘇力居多時君與蘇始不  
自有其家而家余矣其苦相同休戚無間  
蓋余自先父母見背則唯君與蘇為依也  
自蘇與君父先後見背又矣余之無依也

孤跡自憐寸心誰語筆書及此不禁淚泫  
泫濡楮矣蘇孺人之不起也實以其女宜  
人故宜人以巳巳丙午間病脾綿憊良久  
蘇知不能揀日夜相抱而泣旣宜人以丁  
未逝蘇遂漸委頓不能食以卒君幸猶及  
見余成進士然老倦不能相隨之官舍方  
余令通許之四季湖以

親過里而君前數日卒不及一訣矣其葬也

不先余抵家之一日不及視窆矣其矣余  
之闕然也外父母實予余而余未能父母  
外父母也君伉爽好義方其壯也多爲舉  
自喜任里中所不能任事女余後則人多  
屬目而君亦老矣遂一切剝晦世跡獨閉  
門浮沉醉鄉中爲肯於味者蘇孺人亦第  
爲君治醇釀市珍腴以適君於晚境琴瑟  
靜好庶幾貧而樂者君名克慎字國恩大

王父以上不能記祖乾父景母李君之卒  
以萬曆戊午正月二十一日距其生嘉靖  
癸卯年七十有六蘇孺人卒以萬曆庚戌  
五月八日距其生嘉靖壬寅年六十有九  
男一茂芳娶趙女一先用國通許最孺  
人再用國尚書戶部郎中恩贈宜人孫六  
正已娶王正身娶王正心娶李繼娶張正  
言娶陳正體娶曾正志娶劉孫女一適呂

曾孫一徐娶張正已出一魁聘卜一元未  
聘正身出一棟娶魏正體出一楠未聘一  
柱未聘一楊未聘正心出一栢未聘正志  
出曾孫女二正身出者適余族孫敬正言  
出者適徐二未字正志出者二俱未字正  
已以奇疾不良施妻王慟之孺子哭不已  
決盡飲血血亦盡如是者決旬勺水不入  
也忽見正已相勞苦如平生遂瞑猶及其

期也與同歸此段烈節粹然堪炳彤史竟  
以貧家埋鬱無聞可惜也故附及之嗚呼  
吾每追惟生平伉儷事有不勝內愧者多  
也彼兩女子之與余相際之誼影響有無  
之間耳何竟不更適以死也沙洲家實孤  
鴻縹緲端明氏蓋猶難頌言之而余何以  
處此內愧而已當其時獨有張翁能超然  
於貧富盛衰之外女余識何如也而余所  
以副其望者固如是已乎祿養已不加贈  
恤又不及也所以報之者又如是已乎內  
媿而已跡昌黎氏所稱上谷處士侯高奇  
士自方阿衡太師其選婿乃售欺媒姬第  
取一卷僞文書衞袖中輒信以爲明經及  
第告身以女與之殊堪絕倒而昌黎以  
爲美談傳之至今試以翁與侯高衡何如  
也爲表其其甚使後之論者得與高爲鳴

呼有明識而能樂其樂卓行之俠與偕隱  
之逸與

鑑玄竊玄弦玄三子傳

鑑玄竊玄弦玄三子者不知何許人以已  
已庚午之間先後過余其與余友也不言  
不笑相喻以意而已其爲人也不知憂不  
知樂冬不知裘夏不知葛居不知峻宇廣  
廈繡帳錦衾之華不知生草蓬門林棲野

宿之陋饑則食飽則寢而已不知人有貴  
賤貧富世有榮辱黜陟車馬之可以代步  
婢僕之可以逸形文字之可以通音歌舞  
之可以娛情不知有上下事使之煩不知  
有賓客往來之擾不知有八口之累有子  
孫燕貽佳惡之慮寒則向煖暑則向涼而  
已心不知所思身不知所爲行不知所往  
止不知所至其寢軒軒其覺于于而已旄

頭之暈紫微漁陽上谷間屠原赭野自公  
卿以下拮据卒瘁於登碑之後悻悻思及  
駟馬高蓋鼠思泣血四海寒心城門皆爲  
晝閉草莽之臣北望魂飛日夜杞憂發突  
不能寢食媿爲人而渠未知也當是時而  
吾益時劇胸諸略復有譌言之旣相煽以  
太平兵其日起當事遽信以爲實然大驚  
且思壘部跡朕梨求跡朕爭受賕修卻快  
其意所欲引爲盟書載如干姓名謬爲部  
署授其人舍中或強內其褻褻滿志卽置  
去不卽一切指爲大平道縛詣吏吏方爲  
要竒功多殺爲快輒按籍殲之不覆案以  
所梟縣以百數屍靡爛令辟中者滿五十  
人爲董穴不可容乃一出之桓東飼烏犬  
不數日又復如是皆齊民也至以一肉失  
德十口併命薄暮若鳥聲起邑野相屬觀



魏達日不可聞道路達達爲臭陂吾人之  
生此曾不及蚤虱而渠不知也仍季軫軫  
獾獾更見三時已赤地而人立之鼠顧借  
多事以罔奇羸食黍麥而及菑剝肌膚以  
次骨五季並徵三日致期至累蠲宿逋肆  
肯之

詔灼然掛壁不視而地務厚誅中飽桁楊相  
枕屨賤踊貴而渠不知也鱉魚之動海上  
所屠畧自無棣桓臺屬之淄濰嶷黃東西  
二千餘里其慘酷不減漁陽上谷之中虜  
而爲時久過之其稍遠不及於是者則又  
人非芻蕘粟傳相奉辦賊所在已騷然煩  
費是人立者更旁緣數獵其間一國三公  
十羊九牧至總銓結米已如今畢集而所  
額外要醜金且十百無筭不卽盡沒匿之  
謬當之失興以興擊如此者自端無執火

煇水沸鷄犬蕭然而渠不知也不喜飲酒  
與之酒輒不視有言其嗜養而輒醉者亦  
未試其果不也食甚少與之杯羹爨肉輒  
飽去故易厭食又不擇生熟飛者潛者紆者  
躍者緣者糜者載者芽者粒者盈人野間  
之長味皆可取而飽也故易求能屈能伸  
能剛能柔能上能下掌大之宇可以棲身  
方寸之窾可以遁跡故易適無象之齒無  
麕之香無孔雀之羽無翠之尾無污遺不  
淨之可厭憎故無所往而不可優游自得  
以容於世而無虞於世余以是殊愛之樂  
之食則與共席寢則與共被游則以相隨  
憂用以散愁憤用以銷恨喜以之當弄兒  
煩以之當清客三子者亦殊有意樹影花  
陰酣寢共日虐雪急雨卷懷深眠每鼻端  
栩栩相對若謂天下事已此矣奚事焉如

是者三季一夕而弦玄子忽不見又踰季  
竊玄鑑玄亦皆不別而去不知所之

內史氏曰吾聞之鑑玄竊玄弦玄三子者  
其姓皆苗氏蒙頌族也家平陵故與楚令  
尹子文同祖皆善卜其上世嘗有功伊耆  
氏爲歲終歆飮頌饗之載之祀典孔子嘗  
與祭而喟然嘆也其後有苗賁皇者以楚  
大夫適晉遂爲其謀主化身代出於唐爲  
河間公爲大理公於宋爲申國公於蜀唐  
道襲家以雷電之夜化爲龍去者其軼事  
也其最上則燕真人之仙哥後天地以獨  
存雲中之鷄犬曷足道哉余正斲九轉之  
成當與三子俱飛去顧三子已慕然先之  
矣龍耶仙耶而後乃今知吾人之可樂者不  
但一無知之萋楚也三子固自有知其爲  
可樂亦何可及與

復陳明府運餉

崇禎五年捌月貳拾

米豆陸千石官民苦  
之明府以書見謝

久別相思滿期登高一晤語此宿懷拜命

愕然為累夕不能寐急欲躬候脉色又恐

驚動起居轉增勞擾不知定竟得良醫良

方否聞舍弟家頗多方書幸老父母自審

症定方更勝醫人意定也又蒙諭舍侄以

敝邑又當解米豆六千石為憂此老父母

愛民至意然竊以今日民之所殊苦老父

母之殊可憂者尚不在此此易事老父母

無以為憂也國之兩司計遠左也兵十八

萬匠役二千馬牛騾十萬今日征東士馬

似較此數不能十二三也其時國能使如

許之衆士飽馬騰宴然不詳而其民亦若

不知有 **如許**兵馬之擾者記國一身無

總九道事每七八月間移各道召買打青

召買卽及此時買米豆也其打青則棄草  
盛時卽以各道府部兵丁自打取青草也  
賊來傳烽警於二百里之外而打青之兵  
不過十數里之內一礮可集故打青不妨  
辦賊也今雖打青之時已過可恨矣召買  
則正此其時適有從東來者問之言彼處  
止草貴耳米豆原不甚貴易糴只是運解  
上納百孔十瘡費十百本價耳如選委義  
民若干人每人與銀若干兩往彼處糴買  
此一呼可集數日可辦耳其易一也卽不  
然明出一示寃其直暗入腳價其中聽民  
自往彼處上納第刻日取據實收報竣其  
餘瓊瓊凌雜老父母一切不問民且爭先  
趨之矣其易二也如此者民何知苦而事  
何嘗難乎唯此糴買之人所當商推獨者  
則病其多肩春蠹者則病其多賠必得不肖

不賄義而有智之人委之方安此則不可  
以筆傳矣要之如無所利於猾者卽義且  
智者亦訖不濟何也猾者必有以撓之也  
總不如出示聽民自往彼上納而坐銷其  
實收之便矣聞老父母有多報富戶運解  
本色之意思不知然否然民間聞之其甚恟  
恟人思逃竄此時秋收已畢人無所戀老  
父母不可不防也有何難辦之事直為此  
凜凜也此爲老父母目前言也至東運長  
策亦無過海口召買就海船順運之便如  
近樂安者就樂安海口近壽光者就壽光  
海口近諸城者就諸城海口近日照者就  
日照海口遠不近海者各以其便就海口  
召買運或集新河或集萊州城下或集登  
州城下度皆在海岸也雖海運風波人不  
敢任則自

國家三百季來爭之如聚訟然所謂風波者  
海洋耳如此近地止須傍岸乘潮有纜可  
牽如履平地或病近岸多夫石難舟者則  
有嚴興州焚石道導江之法又皆前人已試  
之効也所不必焚者一石工力耳除剽賊  
之策國於今春已曾一一言之上臺公祖  
至今亦不能爲兩舌上臺公祖之所不能  
卽用者撫之一字誤之也今運餉之策又  
附言之老父母如此矣竊以爲可殲賊而  
兵不折飽兵而民不知也國兩在遼廣廣  
武之策俱在當時若用國言卽遼廣固至  
今存也今東賊之執我士馬之衆供億之  
煩似旣未足况遼廣原無足煩國籌畫但  
割鷄固不足用牛刀卽一引牛刀用之不  
更易乎敵族之不必免前書已詳切言之  
其諸士紳則非國之所敢言然恐一行國

之言而士紳又先爭趨矣

青州士紳公呈

本縣見託劄藁欲上兩院兩院駐登無敢

往者未投

為俯獻芻蕘就近買運本色兩便軍民以安地方以蘇萬命事自東賊陸梁軍需火急一切本色糧料皆取辦青州一府中間派收之費運解之費上納之費守支之費一豚百狼十羊九牧每本數一石不啻賠

費十石後踰甘轉時更一季一方之民已皮毛俱盡肌骨層剝向所以忍死無他者以農作方殷禾苗在野不能遽捨所天輟耕之壠也今又蒙派本府米四萬五千石豆三萬石雖計兵馬日用千石本府止派此數已經仁明苦心酌量憐惜民命籌畫地方已極思矣所以不能不派若干本色者勢也西三府之去來登地里更遠若均



之西三府則西三府之累費更不能三十  
鍾致一石益為不便所以不能不就近額  
派青州者亦勢也但上季秋霖三月麥未  
入種今季麥收不能當往季十分之二是  
夏已無夾冬今季自五月初二日霖雨至八  
月二十五日方止禾苗日浸水中不能結  
實拖泥帶水間收殘粒亦不能當往季十  
分之三是秋又無穀無豆雖各縣有報水  
災者有不報水災者自有司事一青州豈  
有兩天或水或不水耶其窮困不生逃命  
無地朝餐草根暮食木皮粥南妻易子骨立  
鬼行之狀有元道州之所不能盡者聞自  
經者挈家逃者已相踵矣但軍需而萬分難  
減目今米價二錢有餘豆價已一錢有餘  
過此九月西成之望已絕四面之荒交急  
不知騰貴又當何如乃有司不敢照時價

報直所定直率不能半價累民苦賠一切  
輸輓諸費十倍本價者又皆累民苦賠民  
何以堪恐萬分不便於民亦萬分不便於  
地方矣合無懸海口召買之令令濟南青  
州萊州三府如濱州蒲臺利津樂安壽光  
諸城日照膠州高密濰縣等處各以見在海船  
備運令各屬所派米豆官自差人就所近  
海口糴買上船沿海順運直抵萊登既省

民間運解自省一切諸費亦使濟南近海  
諸縣得與青州分力其至便者一卽不然  
恐海運風波糴買有弊第令各屬照本地  
時價併算入道里輸輓之費稍昂其直令  
民寬裕聽民自往應上納去處取彼處實收  
小票以本里里催繳收計數既民有利又  
省諸費其至便者二如是則便水者方舟  
便陸者繼屬新鮮本色四面而至兵唯所

欲欲銀卽銀欲粟卽粟兵旣皆便民利於  
昂價則爭糶爭輸又利於省費則不驚不  
怨歲荒不能病民昂價反易集粟兵多不  
至病民買粟反可營生亦皆便民便民便  
官無督運之煩人驢之費於官亦皆便其  
便於地方無意外不然之憂萬萬也芻蕘  
之愚如是唯仁明裁酌施行則東民幸甚  
軍國幸甚

贈中憲大夫直隸鎮江府少溪李公

暨配妣太恭人合葬墓表

余壹不知夫世人之靡也州縣吏嚴事大  
吏監司大吏嚴事臺使者擲首伏氣無敢  
闌語鹿可馬而柳可轂也故最善樂安參  
政李君中行其按察隴右也以御史賁接  
稍不如儀動色爭之相午念太恭人老且  
病拂袖歸侍養久之

朝廷重其節行卽家拜貴州督學尋晉其省  
參政監軍事剝安酋也至則又與御史臺  
爭剝撫大計相午御史陰受安酋金力主  
撫適安酋走驛御史所土人積恨其血肉  
之也格殺若而人御史大怒業殺數十倍  
者復移參政治之意在奇請快首意參政  
力持之曰彼屢劉我人尚未足耶而益之  
故爲不得已當一二者傅生議餘多所縱

舍語又多侵御史御史大不憚參政又拂  
袖歸將毋行又念御史以彊貿也罔

上實甚身彊臣也知而不言是與罔

上也此非一去可塞於是具以情聞

上世局尊言官多爲御史地者

天子察參政忠孤立竟爲謫御史而參政以書  
錦侍太恭人自如矣此以監司奏彈臺使  
者奇節凜然震一時稍足振媿阿積習爲

士林疾風勁草其能爲詩及古文辭無精  
行草書法又其餘事故余殊慕顧之及寓  
目贈公太恭人狀而後知叅政之巋然如  
此者有以貽之也按狀贈公諱尚思字希  
聖別號少溪處士其先真定之東棗強人七  
世祖大成避亂樂安家焉五傳至公父統  
以文薦無害署郡功曹自公爲兒時卽携  
公從郡周海巖先生學于公卽有聲其群兒中  
矜紳多折行願交矣郡邑試輒高等顧獨  
不得志於學使者又益厭棄杖舞棄去益  
掩關大業於群書無所不窺取綱鑑中人  
忠佞真贗事得失成敗諸宜鏡戒者別白  
疏之以及

本朝朝野諸紀載皆手自摺定爲卷最者千  
卷闕疑存信訂同考異間揚推數語皆和  
然有當可傳其謂郭巨非孝子嵇紹非忠

臣四皓之安儲弘景之與政皆處士之橫  
不足法尤確論他所雖黃多此類弟尚奎  
任俠繫獄公爲徧走諸臺使出之家以中  
落奎亦感奮更爲馴謹終其身不析者濱  
州孫龍鶴生益都王雲屏生馮養吾生多  
用蚤季同學故窮老無歸歸公生養死殯  
無間一夕夢其邑人漢大夫兒寬約與俱  
去覺遂寢疾者再旬而卒其卒也殊戀

次公奎抱首不能分者兩日夜暝矣復張  
目言曰吾死友至矣此人乃徒步數百里  
來及我同歸語未既皇皇而來者則向所  
善馮生也公猶與相視良久乃竟暝次公奎  
爲一慟而絕絕稍蘇已竟絕馮生者長號  
三日夜去去不數里亦竟絕道中猶及與  
公同日歛事併音蓋公之積素有以得此  
於人也延太恭人昏作任家尤好施濟

一切佛籙道靖募疏至門各便宜檀那無  
虛者出筐篋建洋溪渡口石橋爲費千金  
於贖男婦尤所憫切每初度人賦布粟各  
有差衆政之守鎮江郡西故有橋曰通濟  
起來建炎正德中故相規獨樂壞之病涉  
而餘幸土人以復故請衆政君太恭人急  
手私奉金三百付衆政趣事衆政以是力  
竣其役以名其橋曰慈濟美寔內成贈公

之行德居多云贈公生嘉靖丙午二月十  
五日其卒以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三日  
年六十有五太恭人生以贈公之季重嬰  
日卒崇禎壬申七月十三日季八十有七  
子三長中正次中立次卽衆政君孫男十  
一孫女十一曾孫男五曾孫女四姻出詳  
誌中爲之表其墓曰嗚呼巖穴隱者適有  
負超世之識剏翻千古案如李贈公希聖

者乎始余之善參政君也以臭味也尹班  
之末夕哉然尚不能悉贈公學行如此讀  
贈公狀則幾欲自廢若蔡中郎之於王文  
考矣文舉之金侍中之血自昔方標為儀  
刑安劉之勲山中之相尚論者既亦艷奇蹟  
耳無暇疑不然寧海始著論以無後之誼  
摘文舉延祖備元文皇竟兩是之弁山始  
微疑四皓而未竟其說貞白以仙去無及

之者獨余於史駁中點其巧合梁字曲媚  
雍州其以終南為捷徑明也於文舉始定  
主寧海於延祖則直定其仕非也於四皓  
事則確剖其非其四皓高祖故與子房寧  
為之塞戚夫人也贈公皆先之矣彼時寧  
海弁山諸集尚皆未行世贈公蓋閤合也  
入海而探得徑寸之珠余方用沾沾自喜  
今皆為公隱而不敢出矣延太恭人之不



取羸取施孰云女德乃堪範世是皆宜表

雲黃集六十二卷終

雲黃集卷之六十三

穆陵傅國鼎鄉著

文

癸酉

上

祭趙宗伯代湯平子

嗚呼維公之人溫其如玉清揚宛兮芳蘭  
有郁維嶽降神上公是毓天半朱霞霜中  
翠竹望之使人飄飄欲飛見之使人爽爽  
自肅維公之才金薤玉杯夕秀初起朝花  
始開厥策

帝庭隱隱風雷筆補造化手斟斗魁

帝省其對日霽天回曰維予晁董是作羹梅  
斐五雲於日下翔孤鳳於天階表銅龍而  
重金馬裘閭闔而冠蓬萊維公之功啓沃  
翼馮兩司明試克詰克忠尤拔名世以佐  
中興或秉國成或爲儒宗斌斌濟濟殿

天子之邦闡

文皇繼統之正而

宗社龍光明篡逆不討之誅而人心醒夢指  
陰長之有漸而邪氛寒骨託危症之已深  
而逆謀挫鋒若夫克復萬言起蹶發矇神  
陶鳩治變鑄雲龍固已收四樓於握內措  
五國於目中雖復望鸞龜山御掩豐隆然  
天語有穆石畫可裏舉而行豈猶可以清河晏海  
雪耻除兇恢千里之輿圖奠萬世之鼎鍾  
皦然玉雪維公之節當其虹霓驟昏天地

幾閉笑郎台袞頓輒斧鉞南衙拂魂北軍  
波血蔥蘭茅化棟榱澤城而公疑然獨立  
不憚不折若中流之砥柱橫海之孤碣其  
初服之若拳拳後所可而不屑瑤山玄草結  
二三物外之新盟東觀西清忘十八禁中  
之舊列方期粹百代之明文續六藝之絕  
業未持乾坤長炳日月顧憂惜之激中遽  
一痛而長絕嗚呼惜哉以公之具若斯而

止於斯上足以變隆范韓再致堯舜而位  
弗彌下足以各得雅頌取義陽秋而時弗  
彌以冠冕一  
世之望而先後立

朝不滿四季以卷舒萬古之手而經綸實際  
不得寸施當長風之方駕而无妄誤及災  
邑正

聖德之側席而大往運移匪人何天之饒予公  
者極天下獨得之美而所靳予公者又極

天下未竟之思雖

新聖作忠加惠孔夷秩晉儲衡葬錫牲鹿業  
已榮極人臣徽映無期而悼公者猶以為  
聖恩所已及者公生爵之常所未及者公死

忠之奇願然有懸而未盡之悲其欽喟自  
好於世澹然蚤微一顧游致天開直道以  
事屢覓見屯遭三公不易用師誨焉大來彙  
征周行于蕃執憲傳經岱宗是瞻慟西席

之弗及拜總帳於柩前猶音徽之未沫帳  
池臺之已殘至七季猶未衰益九辨而愈  
酸亟脫驂以自致馮心喪於燕衛得卽遠  
之有日庶反始之不愆愧執紼之末繇恨絕  
繫於守官壘嶼峰而奏此徒如祭酒之濡翰  
鑒此義而來格或罔恫於門闈尚

鄉食

祭王季太考功

嗚呼季木而止是耶斯又不幸一至此哉  
弟行季六十徒侶行盡頻季以來無歲不  
哭一二心友者每指屈生平契密如風中  
秋籜日稀一日寥寥眼中唯兄一人在矣  
今又哭及兄耶且向所哭者或以情或以  
誼猶是此具形骸所急耳不到百季骨髓  
千古精神也至百季骨髓千古精神寥寥  
眼中亦正唯吾季木一人耳電電若心南

北悲淚邈邈宙合悠悠世路往所不能語  
之昔人後所不能語之來者外所不能語  
之親知內所不能語之妻子兄弟者獨吾  
季木可共語耳今又哭到季木矣隱几嗒  
然孤裏誰語而後乃今直喪吾耦矣嗚呼  
此樂天之哭微之元美之哭于鱗極百身  
萬字之慟也亦忍隨筆問友朋氣運共盡  
者例盡一哭耶詩道自東吳歷下之逝牛

耳久虛季木起而以見獨之解專至之力  
決然滌唐蕩宋駕海開山橫鶩別驅幽尋  
孤往如鞭怒鷗騁飛豹怒荒縱橫而游乎  
溥海內外調不必開元大曆語不必少陵  
青蓮事不必皆古人不必要非今氣厚於公  
安骨清於天地音響於東萊色鮮於西極  
轉一世以耳目所未習詩道遂爲一變而  
東吳歷下訕矣弟不自憚屢步文欲從兄

之後鼓洪鑪障頽波一變凡所變者故每  
訓難友復輒千百言不休或相思命駕時  
言未夕亦各撐拄不下雖弟以適兄以苦  
弟以真兄以峭弟以仙兄以霸所操不必  
同而道實相濟正如河東之與中山北地  
之與信陽所謂君子之和也非有風雅之  
變不足以盡風雅非有風雅之不變又非  
風雅矣故吾兩人者灼然闢文運之合離

必不可無一者也今亡其一矣求天下之  
知我者一人而不可得也其誰復盡言以  
相正者而望其相引繩批根以重吾道也  
耶斯文之不幸一至此哉先是兄未塲之  
前月以書抵弟為兄作生傳曰病態猶昔  
欲一生見此面孔為快恐且暮死乳臭兒  
不省辨此也其語甚悲而神治也弟又細  
從來人偵近狀云方作主人觴客弟誤意

兄所謂猶昔也謂其爲昔者已二季所矣  
意遂不其甚急且未得生平曲折亦不能以  
無徵貽信史方擬春和過兄商權次之而  
不意見已儻然不待矣春和之來遂不以  
一尊論而以一杯奠矣嗚呼慟哉兄竟不  
及見此傳之成復一語相訓盡所不能盡  
矣金蘭一生賒此重託異日卽爲兄作佳  
傳知定能如竟陵之傳魏太易以時寄到

不無乃懸之九泉有無涯之感耶此吾所  
恨於兄不了者一也前年此日過兄柩臺  
時兄已病不寐者累月矣然猶強健自如  
把臂劇談夜繼以日手撫幼子相示已凄  
然有後事之託弟謂兄季尚少弟者二歲  
不寐之病正緣作詩苦耳何恙不已而遽  
作此瞿瞿嗚呼誰知此別遂成未訣乎早  
知爾爾便當作十日留細領兄所未了者



任之乃竟草草虛歟良晤不復可再此吾  
所恨於兄不了者二也別後冬仲而兄家  
雁登賊之變雖天佑善人兄得畫室相偶  
而疆近幾盡書來血灑稱不欲生亦無以  
爲生忍能傍觀如此異變不一相慰奈鯨  
鯢未靖風鶴時急以邑里荷擔而立不有  
寧也而弟家文蕭然露處不能無慮意外  
數跨一騎欲往數爲妻子勒止不能往本

期事定總一傾倒不意竟成長負闕然無  
窮此吾所恨於兄不了者三也作傳之書  
兼貽東憤近詩六律細書扇頭參差悲此  
猶是當年故態弟數把握示人時復軒渠  
大笑謂此猶英氣勃勃何便慮死屬方急  
他所詩通未暇和也而已成蜀州之人日  
矣此吾所恨於兄不了者四也至以如此  
之文章而弟以重史館以如此之學術而

弗以光

顧問且也以極滿亨屯之經濟而弗以墮時  
艱以砥柱回瀾之氣節而弗以衡

國是名滿天下而跡不獲一日安於

朝廷權操萬古而施不獲寸長展於一時以  
一代有數之人而位不過五品以生關世  
運之身而足不出南都為刻空積啓事卒  
虛竟令逍遙無何之濱以死則可世者責

也不知位以人重乎人以位重乎自古大  
聖賢大豪傑拓落不偶如吾季木今日者  
何可勝數顧其時不得其人之用如膏盲  
之却盧扁為足恨其於其人寧有所不足  
乎嗚呼季木而止是耶恨恨當有江淹李  
白為斯世寫之吾不以為季木恨也

西

新自

